

我看竊聽風暴

南方壺

竊聽風暴 (The Lives of Others), 這部在今年 2 月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中大放異彩, 得到最佳外語片的德國電影, 講的是 1984 年, 柏林圍牆倒塌前 5 年, 東德國家情報局, 對若干他們認為可疑的國民, 全天候進行監控的故事。電影以柏林圍牆拆除後的一些細膩轉變作為結束。

人口僅 1800 萬的東德, 竟然有 30 多萬人從事監控工作, 全國有 600 多萬人被建立秘密檔案。夜半無人的私語, 遠處可能也正有人戴著耳機聽得津津有味。處處是線民, 你的朋友、同事, 甚至枕邊人, 都可能在脅迫或利益誘惑下出賣你。這是一部屬於不可不看的電影。看完此片後, 也不妨衡量一下, 換成是你, 處在那種令人不寒而慄的環境下, 該如何抉擇? 要知威武不能屈, 有時不只是簡單的能或不能的問題。比較令人錯愕的是, 片中那位將秘密警察演活的男主角, 歐路奇穆赫 (Ulrich Muhe), 在達到演藝生涯的高峰不久後, 於今年 7 月因胃癌過世, 享年才 54 歲。所以我們已無法再看到他更多精采的演出, 真是天妒英才。

關於這部電影的評論很多, 在此只說說我的兩個小感想。首先是在那種充滿監聽, 人人自危, 隨時會因言賈禍的氣氛下, 有些知識分子, 仍努力發聲, 要讓西方世界, 了解東德的真實情況。我想起 17 年前, 民國 79 年, 那時我仍在

心在南方

中山大學，有次校方不顧眾多的反對，強行要辦理某一學系大學部另增一班的單獨招生。那個年代是沒有推甄及申請入學這種管道的，要進大學就得參加大專聯考。而且大學錄取率，遠不及今日那麼高，要進好大學並不容易。校內都覺得這完全是為少數特權量身打造，很有疑慮。有教師便透露給媒體，中山大學因此還極罕見地上了電視晚間新聞的頭條。新聞播出的當晚，某報社記者打電話來家裡訪問，我說了一下看法後，他問我可否登出我的名字，我想都沒想便同意。他隨即告訴我，之前他打的電話，受訪者皆不願具名。

幾天後有一位台大數學系的教授，於看到報紙後，給我寫了一封信，說我們不畏權威的吶喊。被當年大學的老師來信嘉勉，那時還年輕的我，心中自然是很高興的。

常有人說書生只會空談。大一時中國通史的老師祿耀東，喜歡講「莫謂書生空議論，頭顱擲處血斑斑」。此詩句原來是描述明朝末年，東林黨事件中，一群讀書人遭宦官大肆誅戮之壯烈行為。空談不知有沒有作用，但歷史上不乏書生空談，卻以血斑斑收場的事件。書生已經沒太多本事了，雖然發聲後常無好下場，但如果連發聲也不為，那讀聖賢書所學何事？就真是庶己有愧了。

我看竊聽風暴的另一個感想是，人性多少仍有善的一面。那位負責監聽的男主角，原先是那麼冷酷，還是一位逼供專家，開課授徒。但逐漸地，因了解被監聽者之一舉一動後（這部電影的英文片名就是“他人的生活”），卻對所監聽的對象產生了同情。不但未忠實地記載及回報監聽到的內

容，還暗助被監聽者。讓自己身涉險境不說，最後還被懲處。雖然十步之內不必然都有芳草，窗外也不見得都是藍天，但世上真正十惡不赦的人畢竟是少數。而且常做壞事的人，他們的日子也不見得都很舒服，說不定也經常處在驚慌中。因物以類聚，他們知道自己周圍的那些人，都並非太好的人，隨時會出賣他們。而這些人的手段，他們可是相當了解的。所以雖書生的發聲，常只是狗吠火車，不易改變現狀，為了那可能存在的芳草，我們仍不妨與人為善，做事時要常存善念。(96.11.23)